

純潔的夜宴

拉皮司原著
洪流改編

李商隐集注

李商隐集注
卷之四

現 代 諷 刺 劇

純 潔 的 夜 宴

拉 皮 司 原 著
洪 流 編 改

上 海 正 心 書 店 印 行

本書保留排
演權和攝製
電影權如欲
排演和攝製
請函知上海
拉部路東南
書店轉編者

版 權 所 有

翻 印 必 究

一 九 四 〇 年 一 月 初 版

純潔的夜宴

每冊實價 **四角**

原 著 者

E. M. Ladjiche

改 編 者

洪 流

發 行 者 兼

正 心 書 店

經 售 處

上海法租界拉都路
東 南 書 店

全 國 各 大 書 局

第一幕

登場人物

馬蘭如

馬夫人

馬美蘭

蘇薇

亞林

費基隆

費夫人

費雷德

木器店主人

男僕甲

佈景

馬蘭如家的客廳：左邊一架鋼琴，右邊一張寫字檯，正中一張小圓桌。

蘇薇 那末，太太，魚不要了？

馬夫人（坐在圓桌前，手中做着活計）不要了……這一個星期老是刮着風，魚價一定
是貴得很呢！……不過，你須得要仔細一點，肉也不要買得太貴了呢。

蘇 蔬菜呢？……現在豌豆正當上市了。

馬夫人 你要知道，剛上市的蔬菜，是沒有鮮味的……還是弄一盤白菜炒肉片吧。

蘇 和上星期一個樣子……

馬夫人 你記着，買菜回來，把賬簿帶來，讓我點算一下。

蘇 是，太太。（由右下）

馬蘭如（由中門上）你起的這麼早，我的太太。

馬夫人 你要出去了嗎？到那兒去？

馬 我看病去。

馬夫人 你看病去？我總不會相信你，挂牌到現在，也有兩年了，除給馬車夫看過一次病，

而且還是盡義務的……以後可曾有誰來請教過你……

馬 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，我告訴你知道，剛才六點鐘的時候，有人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出

馬呢！你看我不是有個正式的病人可看了嗎？

馬夫人 那病人怕是個外省人吧？

馬 不，倒是本地人。

馬夫人 這要算是兩年來第一次哩！竟也有人想到請你來看病了。

馬（高興）可不是嗎，你看我不久就要出名了。

馬夫人 但願如此，……五十四歲也是時候了。你願意我告訴你嗎？你的缺點，就是在不懂

世故，不明白什麼叫做醫道。

馬 怎麼？

馬夫人 好容易望到一個病人來了，你卻輕易的先對他說上一套寬心話……你對他說：「這不要緊，過幾天就好了。」

馬 對病人不是應該這麼說嗎？你要我嚇他。

馬夫人 你這般說，好像你老是一只醫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病，就見不出你的本領；我知道幾個老內行，那是真正的醫生，他們倘使接到了病人，那決不肯輕易放走了他們的。他們會這樣對他說：「喂，你這個病很費事哩，要許多天才醫好……不能性急啊！」

馬 爲什麼要騙他？

馬夫人 爲什麼要騙他！這是做醫生的法門……因爲這樣才能招徠主顧！

馬 （憤然起立）我可決不這麼辦！

馬夫人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老實，反把主顧一個個趕跑了。末了，來了一個……一個同你一樣的老實人……

馬 杜柏爾先生……你是說這位杜柏爾先生，我們的鄰居？

馬夫人 不錯，就是他。他吞下了一枚針，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吞了針……你替他醫了十五天……這很好……你很聰明……可是有一天早晨，你忽然糊塗起來，你對他說：「親愛的杜柏爾先生，我簡直看不出你是什麼病。」

馬 但是我真看不出來呀！

馬夫人 看不出來，不妨這樣說：「啊，這個真麻煩……」要是我做了醫生……！

馬 你做了醫生，你該是個頂括括的賣嘴郎中！

馬夫人 幸虧我們一年有兩千兩百塊錢利息的收入，不用靠你的主顧吃飯……好，讓我們言歸正題……今兒早晨請你看病的人，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？

馬 （爲難）是……是一個青年人。

馬夫人 好人家出身？

馬 （開抽屜取出一卷鈔票）是的……他有家眷……這裏是四百塊錢，你收起了。

馬夫人 幹什麼的？

馬 付我們客廳裏傢具的賬，等一會木器店裏要來收賬。

馬夫人 （接過鈔票）啊，不錯的……倒底這個主顧是……非要你明白說出來不可！

馬 啊，你真愛管閑事……是我們隔鄰的馬車夫，給馬踢傷了腳踝……這都告訴你了。

馬夫人 哼，倒底還是個馬車夫！我可沒猜錯？不，我該向你祝賀的……明天當又有人請你

去醫馬了。

馬 儘你取笑我好了……不過我替他看了病，心裏很是高興……他告訴了我不少的消
息。

馬夫人 什麼消息？

馬 關於我們家裏的事。

馬夫人 （關心）什麼？

馬 有人在議論我們。

馬夫人 議論我們？我們有什麼可給人家議論的地方？

馬 不是議論我們；是說那天天和我們女兒玩音樂的那少年。

馬夫人 是說費雷德先生嗎？我們今夏在海水浴場認識的那少年？

馬 他們說他是美蘭的未婚夫，昨天他們在門房裏，大家把結婚的日子都給代定下了。

馬夫人 我的天啊！這怎麼好呢？

馬 你看有時候替馬車夫看病也是有益處的。

馬夫人 這怎麼好呢？

馬 我們唯有順水推舟，把這件事痛痛快快來解決一下！！我看費雷德人也和氣……

馬夫人 是個頂討人歡喜的少年。

馬 和我們的美蘭真是再親蜜沒有了，每天風雨無阻地來教她捺這個鋼琴……真是個

熱情的人兒……事不宜遲，是開口的時候了。

馬夫人 可是怎樣向他開口呢？

馬 你看美蘭這幾天東西也不吃！

馬夫人 我去請個醫生來給她看看。

馬 請醫生我不是嗎？

馬夫人 啊，不錯，你……（背語）不過我總是不能信任他。

馬 昨天，你沒有留意到嗎？當費雷德和我們的美蘭合唱的時候，我看見了他們在私遞眼風，很多情的眼風。

馬夫人 我告訴你說，我也早替美蘭想到他了。

馬 我也想到的，這孩子我很看得中……只要他家庭狀況好……

馬夫人 然而我總覺得不好意思先開口……

馬 不要響，我看見他在來了……

費雷德 （挾着音樂簿，由中門上，向他們行禮）馬蘭如先生，馬蘭如太太……

馬 哦，費雷德先生……

雷 你們都好！

馬夫人 很好，謝謝您！

馬 很好。

馬夫人（低聲向馬）和他說罷！

馬（低聲回答）等我想一想說。

雷 美蘭小姐怎麼不見？不要是病了？

馬 沒有……她沒有病……不過……

費（打開唱歌簿）我替她選來了一首新歌，歌名叫做最初的感嘆，你們看這支歌的價值怎樣？

馬夫人（向馬催促）囑喊……

馬（向馬夫人）知道了。（高聲）費雷德先生，您是我們最敬愛的少年，現在我們，我和我的太太要求和您談五分鐘的話，想您一定肯的罷？

雷 和我談話？

(馬蘭如伸手讓坐，大家又坐下。)

馬 費雷德先生，您是很聰明的人，您該明白您到我們家來得這麼勤……

馬美蘭 (自右門上) 爸爸，您好？

馬 (低聲) 慢說……我女兒來了。

(費雷德起立)

馬夫人 您剛才對我們說這支歌很風行……

馬 是誰編的？

雷 瑞典的一個歌劇家。

美 歌名什麼？

雷 最初的感嘆。

馬 (急忙) 一個母親。

馬夫人（急忙）爲她的兒子。

美 喔！這歌名怎麼這樣長！

馬夫人 美蘭，我把棉線忘記在房裏的架子上，你去替我拿來。

美 是，媽媽。

（美蘭下，費雷德又坐下）

馬（問費）我剛才說到，您到我家來得這麼勤，我們家又是有一個年輕姑娘的，在旁人看來，不免要起誤會……今天早晨，就有一個看病的人，一個……

馬夫人 一個銀行買辦……

雷 但是，我在府上一向的行爲好像是……

馬 很端正……這我們是知道的……不過，你要知道有些人是很容易誤會……

美（持棉線上）媽媽，棉線拿來了。

馬（轉換口氣）這確是一首很好的歌……一個母親在兒子的搖籃旁邊……她嘆氣。

馬夫人 美的很。

馬 簡直是金石之書！

馬夫人 美蘭，我的繡花針斷了，去替我再拿一個來罷！

美 是，媽媽。（背語）這是她第二次把我支開去了……有什麼事要瞞過我呢？

（美蘭下）

馬 我剛才說人們是頂容易誤會那些正當而合理的行動的……所以我覺得做父親的人，應該負責來把這件事情查問個明白。爽爽快快的止息了這些謠言。

馬夫人 （低聲向馬）說得很好！

馬 費雷德先生，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您能給我們一個正直的答覆。

雷 （起立）馬蘭如先生，我應該先要謝您的，因為今天您提起了這件我一向認為冒昧而不敢提的事。我現在可以毫不遲疑的對你們實說，我的確愛了美蘭小姐，我的最甜美的夢，就是能夠娶她做妻子。

馬夫人（背語）我早就看出了。

馬（和妻一同起立）好極了，這就對了。現在我們可以打聽您一些事嗎？

雷當然可以，你儘管打聽好了。您要知道我的職業嗎？我是律師。

馬這個我就覺得很詫異；您既是律師，當有執行職務的時候，我們彼此認識也有兩個月了。怎麼你老是伏在我們的鋼琴上……

雷哦！我這個律師是一個……

馬不出庭的律師？

雷那倒不是；因為我這律師的牌子掛得還不長久，接的案子很少……

馬原來如此，那我不怪您。

雷而且，我的父親原是一個富商，現在有了家私不做事了。我是他的獨子，所以，我的地位也是很自由的。

馬（十分滿意）哦！